

琴台  
客語  
潘國森

## 必須監察法官！

最近幾年香港司法制度之運作和法治精神之體現頗受社會大眾質疑。

反對派和外國政團較多認為香港法官正受到特區政府干預。但是我們守法良民看不過眼「非法佔中」之後種種後遺症，就要批評個別法官疑似偏幫反政府的暴力分子。

孰是孰非？有關心社會事務的市民出言責罵某位法官，結果法律界精英群起嘩然，警方立刻請了當事人去問話。但是大家都不會忘記，某反對派政壇名嘴也曾經辱罵另一位法官為「狗官」，結果沒任何法官或律師指責過名嘴一句半句。如果一定要找個理由，只能說這回小市民罵的內容疑似涉及種族歧視。

大家還都記得，另一位反對派名嘴在更早之前也試過肆口狂言地辱罵政府官員為「狗官」。然後又很快文過飾非，辯稱不是罵「狗官」而是「九品官」，所以省稱為「九品」云云。由此可見，這人是誠信掃地的。傳媒近日又廣泛報道，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強調的：「法官沒有主人，只忠於法律。」

本文要談談，英國普通法的法官應該忠於什麼，以及英國普通法體制下的法官是否容許小市民批評。

已故英國著名法官丹寧男爵（Baron Denning, 1899-1999），是近代英國普通法的權威，他的「級數」絕不是李國能法官可比。丹寧談普通法，當然是「一言九鼎」了。他其中一則重要名言是：「無宗教即無道德，無道德即無法律。」（英文原文從略）英國國教是聖公會，屬基督新教的一個旁支，丹寧本身又是基督徒，於是有以上的結論。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英式普通法法官，我們可以省去前一句，刪減

成：「無道德即無法律。」

法律界精英為今日小市民辱罵法官而震怒，對往年反對派要人辱罵另一個法官則「勿視、勿聽、勿言」，是為雙重標準。這樣歧視親政府派而偏袒反對派，是不道德的！何謂歧視？兩個人做了相同的事、被判了相同的罪，卻得到不同的結果，就是歧視。為什麼小市民要憤怒？因為同樣是襲擊罪成，警察打了「市民」（實是阻差辦公的示威者）要入獄，示威者打了警察就罰款了事，這成什麼世界了？

筆者還可以再舉一例，元代蒙古族人是頭等公民，蒙古人打死漢人可以罰款抵罪；漢人是二等公民，打死了蒙古人要填命。今天警察襲擊罪成要坐牢，反對派襲擊警察罪成就罰款。筆者只能講一句：「我們小市民不要崗位歧視！」

丹寧男爵曾引用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 1748-1832）的名言（也是只譯為中文，原文從略）：在保密催生的黑暗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錯。但如果過程真正公開，你就會見到法官自重。遇上法官作弊，應該容許傳媒批評，這樣才可以令所有人守規矩。

換言之，丹寧男爵認為傳媒有批評法官的自由和責任！傳媒為民喉舌，這是老到掉牙的社會傳統規範，傳媒代表民眾發聲，民眾也可以自己發聲！不過，仍然應該理性批評，不應罵狗官。但是同時我們守法良民也不要任何公職人員偏袒反對派，不是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筆者贊成丹寧男爵的觀點，要香港法官都自重而不作弊，要香港法官都守規矩！

請先忠於道德，然後才好講什麼忠於法律。

萃仙  
乾坤  
余似心

## 外行評內行

在香港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內行人懂得互相尊重，不隨便對所懂的專業作出評論，這當中帶着中國人的謙厚。不過又有一個極端的現象，有不少香港人很喜歡事無大小都作出抨擊，而批評者又往往是外行人，不理實際情況和後果，也不做任何的調查和研究，一派口是自己的，想講便講，「彈」是享用個人的自由的態度。

這種情況愈來愈嚴重，於是在社交媒體經常看到不負責任，甚至荒謬的言論，有些人沒這方面的常識，也不細加思考便廣傳開去，令謬論成了真理，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傷害，起源竟是無知。這些現象在立法會內最是常見，有不少國策或政府的制度，經過眾多專業人士制訂，但反對派為反而反，隨手便拿來作政治籌碼，無所不用其極地揶揄和鞭撻，連一些所謂的專業律師，也昧着良心說上一大堆歪理，聽得人心裡發麻。

如果一個社會外行評內行成為了習慣，專業不受重視，這個社會只

會歪風四起，落得倒退，大眾都要付上代價。我有一位朋友從內地來港定居已久，內地名校藝術系畢業。她在藝術界的成就是經過長期的努力和奮鬥。

最近我出席她的水彩畫個展，卻旁觀一個令人心痛的現象。我在對她的畫讚口不絕之時，旁邊有一位中年胖女士竟不斷高聲批評：「我就不喜歡這樣的顏色！那個顏色我也不喜歡！」「人像畫我最討厭，陌生人一個千萬別掛在我家裡。」「我見到畫老人家的人像畫就怕，尤其是晚上，我怕他會爬出來！她肯定是那類對藝術完全狗屁不通的人，這樣子說話不會對藝術家的造詣有任何影響，只是她自己貽笑大方成為笑柄。

其後藝術家朋友說，那女人朋友向來看不起她是內地人在港卻有一定成就，經常找機會奚落她。外行評內行，只會出醜人前！

## 可尊敬的老葛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又想起八十年前艾青先生在《我愛這土地》中寫下的名詩，是因為發現有一個叫葛遠征、人稱「老葛」的農民工最近在網絡上爆紅。

進入新年後的1月3日晚上，原籍河南周口來到上海浦東新區某建築工地做油漆工的老葛，又像往常一樣，匆匆吃完晚飯後便急急忙來到距工地宿舍僅十幾分鐘的七號線長青路地鐵站。經過在工地附近各校區的東蹣西蹣，他最近欣喜地發現，這裡的一號出口處，不但離駐地宿舍比較近，而且WiFi信號還最強。

他當然就以此為最佳「蹭」點，每晚與遠方的親人做視頻「約會」了。這固然是「農民工」的智慧，又何嘗不是農民工的無奈：在上海的每一個夜晚，老葛最大的幸福就是和家人裡人視頻聊天。他每天都要「赴約」他一家四口的那個群，名叫「最親愛的人」。

去年，他開通了28元的包月套餐，每個月可以擁有50分鐘內地主叫通話時長和100M流量。這些流量如果用來視頻通話，不到1小時便會全部用完，於是他只能「智慧」又無奈地想方設法「蹭網」，以不辜負內心深處那些最幸福的時刻。

也真巧，就在1月3日這天晚上，當身着藍色工裝且衣服上還沾有石灰和水泥的老葛正蹲在地鐵口的一

個牆角，正在一個充電插頭的旁邊，他正兩手捧着手機，正對着屏幕那頭的妻子有說有笑時，這一幕，恰好被匆匆路過的很多人中的一個有心人看到了。

一剎那間，這位有心人彷彿看到了一幅斑駁的油畫，他不知道應該怎樣表達自己內心的觸動，但他知道怎樣把自己內心的這種觸動傳播到網上去。就這樣，老葛在地鐵口「蹭網」的視頻一經在網絡上推出，其點擊率很快就達到778萬。小狸也就是在那一時刻，由這位新晉「網紅」而一下子想起了艾青先生那兩句名詩。是的，「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小狸最大的感想是，老葛的無奈固然讓我們眼裡常含淚水，但他的智慧與幸福也更深沉地啟迪了我們「對這土地的愛」。

僅以收入而言，在河南老家時，老葛種西瓜和打零工的收入，一年不超過3萬元。而自從到城裡做建築工人後，刨去春節回家的時間等，老葛一年出工300天以上，每天掙250元左右，年收入可在7萬至8萬元之間。外出打工這5年，無論是在北京、長沙、義烏，還是在上海，老葛每年都能帶4、5萬元回家。他在老家早已蓋起了新房子，生活愈來愈滋潤。

據悉，全國跨省流動的農民工現在大約有7,000多萬，但願他們每個人都像老葛一樣「蹭網」並幸福着。

發式  
生活  
商台DJ余宜璧

## 失智症的友善商店

我發現我真的很喜歡看電視，雖然對就一般人來說，也覺得看電視是浪費時間，但你放心，我選擇的都是一些比較資訊性的內容，看過之後總會有點得着。

雖然偶爾也會發夢，就是會選擇一些比較清純的愛情元素內容觀看，畢竟生活節奏緊迫；雖然也應該從不同方面去學習多一點東西，但總有一些時候可以放空心情，不要讓腦子太勞碌。

早前看到了一個紀錄片形式的電視節目，內容講述有關患上「失智症」老人家的生活。

「失智症」這三個字對於香港人來說可能有點陌生，因為我們通常也會說是「腦退化症」，你就知我說什麼，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而且你有沒有發現，近年好像愈來愈多人患上這個症狀，我自己也有這憂慮。

因為我經常會忘記一些事情或東西，所以我也很大機會在不久的日子患上這個症狀，而且有時候我也跟身邊的朋友說：「如果在未來的時候，我看見你，但又說不出你的名字或已經遺忘你這個朋友，請不要介意。」

說回這個電視紀錄片，節目開始的時候，他們跟觀眾介紹一間名叫「失智症的友善商店」其實是一間便利店，裡面有四個員工，其中兩個就是患上「失智症」的老人家，而其餘兩位店員其實也曾經受過訓練，讓他們知道怎樣面對

及跟「失智症」的人相處，從中加以協助及幫忙，要認清知道「失智症患者」如果有任何症狀，他們也可以第一時間發現。而這個讓「失智症」的人可以跟平常人一樣繼續工作的計劃，安排得很好，每天也會有汽車接送。

這兩個患「失智症」的婆婆，看到她們其實很努力地去學習，而且在便利店工作也需要有很多靈活性，包括除了如何收取客人的金錢之外，還有，如果客人需要買在枱頭前的食物，例如：魚蛋、茶葉蛋、關東煮，她們也要幫助整理，這些工作可能對一般人來說很容易，但對她們來說可能有點複雜，但她們也很努力地學習。

而看的時候也很感動，因為除了看到店員如何幫助這些失憶症的患者之外，就連顧客也知道這間便利店是聘請了這些人，也很樂意及包容他們收銀時要用比較長時間的情況。

節目的後段，拍攝了其中一個在便利店工作的八十八歲婆婆的生活。在訪問她的過程當中，這位婆婆說：「自從再次到社會工作，心情也開朗了，笑容也多了」。

雖然很多人年紀日漸長大，甚至乎到了退休年齡，但絕對仍然可以繼續為社會出一分力，在他們的生活當中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工作機會，相信他們也希望在生命謝幕之前，可以做一個有用的人，而不是每天白白地度過。

# 曲水流觴百花洲

嚴冬時節，穿過大明湖南門向南，一幅老濟南風情的水墨畫映入我的眼簾。

一泓湖水，澄澈見底；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綠波殘荷，水氣氤氳，錦鯉嬉戲；湖岸的垂柳，綠裝已經卸盡，但風韻不減，被寒風染得金黃的柳枝，依然裊裊娜娜，垂下萬千金絲絛；湖的東南岸，是一個個老式的民居，白牆黛瓦的四合院倒映在清澈的湖面上，風生水起，若隱若現。這就是百花洲。

百花洲西南側，一條小河晝夜不息地向湖裡注入泉水，河岸上楊柳依依，柳枝拂水婆娑宜人；河底的水草，在恒溫泉水的滋潤下，依然青翠碧綠，鮮嫩養眼；河兩側是楊柳掩映下的老街，一個個四合院依河而建，院落大都有雕樑畫棟的大門樓和鑲着黃銅門環的黑漆大門，黛色的屋脊在藍天白雲下飛簷翹角；一個個院落裡、院門外，劉氏泉、騰蛟泉等名泉汨汨噴湧，民居前、小河邊、陽光下，三三兩兩的遊客圍着小茶几，悠閒地品茗賞景，展現出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泉城特色和市井風情。這就是曲水亭街。

徜徉在百花洲和曲水亭街，有一種特殊的味道，一切是那麼的自然，那麼的樸素。喧囂的鬧市裡能保留着這樣一大片看得見天際線、聽得見蟲鳥啼、石板路下淌得出泉水、有河有湖的老城區，實在是太罕罕了。每當來到百花洲畔、曲水河邊，我就有一種恍然回到兒時故鄉江南的感覺。

曲水亭街和百花洲，街以亭命名，亭以水命名，河以曲著稱，洲又以百花相冠，一聽這個洲、亭、街、水融為一體的幽雅地名，就令人心嚮往之。在後宰門街西頭，曲水亭街和西更道巷的銜接處，一條流水潺潺的小河由西向東流過，河的北側，四合院的門樓上，張果老騎毛驢的磚雕木刻清晰可見，木門上的油漆雖然刷得挺亮，但銅門環的存在，還是讓我感到這本身就是這條老街滄桑歷史的縮影。四十七年前，我在老城區運署街上的濟南一中教書，一個傍晚訪問一位學生家庭時，曾扣啟過這戶的門環，當木門吱吱丫丫地緩緩打開時，院裡的泉水汨汨噴湧，老街的神韻迎面撲來。

曲水流觴百花洲，曲水亭街和百花洲歷來

就是名人名士的薈萃之地，流傳着許多美麗的傳說和動人的故事。有關曲水亭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北魏，著名的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寫道「歷祠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為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萃其上。」歷城是指楞柳街一帶的濟南老城區，流杯池就是王府池子一帶。如今，泉水從池中溢出，連同珍珠泉、芙蓉泉等名泉逕逕流過來，匯集成一條泉水河，從起鳳橋下潺潺北流，穿過一個個白牆黛瓦的四合院外牆根，轉而曲折東流，經曲水河注入百花洲，匯流大明湖。晚清著名小說家劉鶚在《老殘遊記》中描述的「家家泉水、戶戶垂楊」，就是這一區域。老濟南的市井風情，泉城的獨特魅力，幾乎都被曲水亭街和百花洲承載着。

曲水河上還有許多有趣的習俗。舊時，每年三月三，文人墨客們都會相邀到百花洲畔、曲水河邊，飲酒賞泉，吟詩作賦。相傳這一天，人們要在水邊洗濯以求吉祥，洗濯之後，就舉辦「曲水流觴」的盛會，將盛滿酒的酒具，也就是「觴」，放在托盤裡，再將托盤放在曲水河上，托盤飄到某處會因某種原因停下，只要一停下，坐在河邊的人就要端起酒杯一飲而盡，並吟詩一首。如作不出詩或詩作不佳，就會被罰酒，曲水流觴的習俗一直流行到清代。

走在百花洲的環湖小路上，彷彿感到豐厚的歷史文脈在汨汨流淌：直到九百多年前，濟南還沒有百花洲，這裡與大明湖連成一體，連年水患。北宋熙寧五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擔任齊州知州，在執政濟南的兩年間，不但修建了造福後世、永除水患的濟南古城北水門等一系列水利工程，還修建了百花堤、百花台、百花橋等景觀工程，才使大明湖之南的這片水域有了百花洲這個富有詩情畫意的名字。曾鞏對百花洲情有獨鍾，曾在《百花台》一詩中寫道「煙波與客同樽酒，風月全家上采舟。莫問台前花遠近，試看何以武陵遊。」把濟南百花洲比作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足見曾鞏對百花洲的感情之深。

像曾鞏這樣喜愛百花洲的名人名士還有很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 再記老伴

假日在家，靜悄悄的，再翻看為紀念老伴黃穗良追思會的小冊子，老伴已經去世逾兩年兩個月了。

老伴去世之前，長期臥在病榻，而且要靠氧氣機維持呼吸。這樣的時光當然不能維持很久。但是人在還是可以有個精神寄託，我早晚都要多次去看看她，摸摸她的頭，才放心到辦公室工作。當然，兒女孫子也會常去看她，正是親情的滋潤，才能使她在呼吸器官極度衰弱之中，維持兩年之久，而且是在沒有痛苦掙扎中安然去世，也許這也是一種福氣吧。

老伴與我，最大的共同點是重視親情，她的最後的一次露面，是坐着輪椅前往學校禮堂觀看大女兒的舞蹈表演，還和小孫子三代人合照了一張照片。她走完人生的道路，是在摟着可愛的小孫子，並看着她年輕時也喜愛的舞蹈活動了結的，這也算是一個圓滿的結局。

我不敢說老伴是生榮死哀，她生前也不能說對社會有太大的貢獻。她自己平凡的一生，以教育下一代而獲得學生的擁戴，也曾在出版事業上作出些微的貢獻。正如我們的兒女所說，晚年她的記憶日漸衰退，身體虛弱，但只要見到或談起她的學生，臉上總會泛起慈愛的微笑，說她在她的學生眼裡，的確是一位好老師，也不為過。

斯人已逝，往事只能留在我和子孫的記憶裡。回憶也許是一種享受，不，可能也是一種折磨。我倆結縭六十年，又有三個孝順的兒女和可愛的孫子。孫女兒去年出嫁，正希望有個曾孫兒出現，享受四代同堂的樂趣。但我深知，長年需要氧氣箱來呼吸的老人，其生命能維持多久？

斯人已去，往事不堪回憶也只能留在回憶裡。我說自己是個膽汁型的人，情緒容易激動，感情不易控制，既重視親情，而難免因親情的變化而激動。父母親和兄長的去世，情緒難免大受刺激，但愛妻的辭世，精神更接近崩潰，老伴呀，您走好！

多。明嘉靖年間，文壇後七子的領袖，濟南詩人李攀龍，在陝西按察司副使位上辭官歸隱故里，在百花洲建了一座三層樓房，取名為白雲樓，會友吟詩，著成《滄溟集》風行天下。白雲樓後來幾易其主，明末濟南詩人王象春購得後更名為問山亭，在此居住的詩人終日徜徉於湖光山色之間，對濟南的山、水、湖、河、城題詠殆遍，將一百零七首詩結集為《齊音》出版，成為清代文壇的領軍人物。百花洲南岸的曲水亭街8號，是蒲松齡研究專家路大荒的故居，他著述的《蒲柳泉先生年譜》、《聊齋全集》等，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成為蒲松齡研究第一人。百花洲，曾是文學百花盛開的園地。

從曲水亭街向南，漫步在西更道和將軍廟街等老街巷里，時光彷彿倒流了百年，一個個明清以來的老建築，為濟南老城區徒增了厚重的歷史滄桑感。西更道東側的珍珠泉大院，明初曾是山東都指揮司，後改建為德王府，歷經二百多年的清代山東巡撫衙門；壽康樓街上的題壁堂，是山東乃至北方現存規模最大的清代戲樓；題壁堂西側的升陽觀亦即呂祖廟，構成一組始建於金代、擴建修繕於明清兩代的道教建築群；芙蓉街北首的府學文廟，是創建於北宋、重建於明代、佈局嚴謹壯觀的文化勝蹟；將軍廟街西頭的天主教堂，曲水亭與後宰門街交匯處的基督教堂，都是濟南老城歷史的生動寫照；鞭指巷上的陳冕狀元府，是濟南現存唯一的狀元府第。歷史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歷史的積澱，看到這些老建築，我不由得想起了2014年11月20日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山東省政府公佈的第一批歷史文化街區，把芙蓉街百花洲片區、將軍廟街片區和原齊魯大學校區都列在保護的範圍內，這就為從根本上留住濟南的根提供了尚方寶劍。

煙雨中的百花洲和曲水亭街，更是令人陶醉！她的好看，不是驚鴻一瞥，也不是富貴門臉，她不像濟南的三大名勝那樣雍容華貴，也不像她東鄰的仿古建築群那樣風頭顯擺，她的好看是淡淡的，素雅的、真切的，毫不張揚的，默默地、自然地，卻又生命力非凡地在那平凡世界裡盛開。

## 老陳

昨日  
紀  
陶然

在大學同班同學中，老賈跟老陳最要好，雖不同宿舍，但無妨他們的交情。入學初期，他們出身好，但都還沒有入團，加上說話隨便，班上某些人便視他們為「後進分子」。其實，他們只是隨性而已，並非有什麼超越性的言行。

我起初跟他們也交往不多，在八年大學時期的後期，由於自願結合組織一個名為「滿天紅」的小組，印象中成員有張國政、段文禮、曹惠民、趙繼剛、趙文耀、陳治政，還有我。張國榮是班上的文草組長，我們至今半開玩笑稱他為「長官」，曹惠民、趙文耀是大字報寫手，而我是提漿糊棚貼大字報的隨從。

當時他們都加入了井岡山紅衛兵，而我，因為有海外關係，只能在門外徘徊，他們接納了我，讓我好生感激。後來張國榮還跑到總部力薦，也終於讓我入社；也讓我跟陳治政有了更多的交往。

陳治政與賈耕生搬到中南樓之後，低我們一年級的黃蘗海，大概是由於東北老鄉的關係，跟治政交好，當然也跟賈耕生親近。他常常在他們宿舍遊走聊天，由於我和曹惠民、郭芹鈺

就住在他們樓下，有什麼話，有時不必跨出房門，朝下一喊，或者我們朝上一喊，就可以溝通。有時治政跑到我們宿舍聊天，耕生便在樓上直着脖子喊話，「老陳！」我曾開玩笑，稱他「老鬧雞」，留下年少時不羈的笑話。

郭芹鈺告訴我，那時他經濟困難，治政借他十塊錢，還沒用就丟了；現在，十塊當然不算什麼，但當時卻不是小數目；大學畢業生也才四十六塊月薪呀。還有，我們幾個去天津吃狗不理，回校後，他和老賈還悄悄地把捎回的狗不理塞給芹鈺，因那時吃吃喝喝會被革命群眾視為「腐化」。可見老陳他們的確有心有情。

後來，他畢業給分配到大慶，那時全國學大寒，學大慶，都知道大慶油田，但我沒有去過，只能想像他在那裡的生活，他曾邀我去看看，但我綁在時間的戰車上，無法作主。北師大建校一百周年的時候，大多數同學都回校參加校慶，治政和耕生也到了，會後，我們幾個曾結伴走過金水橋畔，說說笑笑，聲容並茂，有如昨天；怎麼一轉眼，老賈竟在前幾年就離我們而去了呢？！

二零一五年八月，我終於有機會去哈爾濱開

會，本來曹惠民也在會議邀請名單上，之前我們還在興奮地聊起可以見到在哈爾濱的阿常了，不料惠民臨時有事，無法前往，治政卻從大慶趕來會合。我和寧德常，是自離校後，第一次見面，心情格外激動。而相形之下，治政就比較沉靜，後來跟惠民說起，他說，大概是治政比較內斂吧。

我當然體味得到老同學的脈脈情思，治政比較老成持重、沉穩。表現形式不同，但那種情誼卻同樣令人感動。不說別的，光是不辭辛勞趕來，僅僅是為了見一面，這種感情，也只有八年情感，才可以凝成。畢竟是八年，知根知底。八年，難忘的八年呀！



■天津狗不理包子 網上圖片